

美国枪支暴力再创新高

廖省:林越

2月23日,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发生校园枪击案,导致6名儿童在内的7人受伤,其中最小的儿童仅有2岁。伤者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,目前情况稳定。据美国“枪支暴力档案”网站最近的统计数据,美国今年平均每天约有116人死于枪支暴力。

根据资料,截至23日,美国今年已发生84起导致4人及以上伤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,有6278人死于枪支暴力,其中227人是青少年,36名儿童。美国民权组织近日发布报告,过去十年,美国与极端主义有关的大规模杀戮激增,局势让民众担忧。

《海外网》1月17日消息,据统计,刚过去的2022全年,美国共有44186人死于不同形式的枪支暴力,其中超过2万人死于他杀。全年共发生

647起大规模枪击案,枪击案数量已连续第三年超过600起。面对愈演愈烈的枪击案,加上美国政府对控枪的无能为力,多数美国民众已不再相信官方有关枪支保障安全的“政治叙事”。

美国民众似乎已习惯在枪声中迎来新年。美国官方数据显示,2023年元旦共发生5起造成至少4人伤亡的枪击事件,导致多人死伤。这是连续第七年在元旦当天发生至少一起大规模枪击案。至1月3日,枪支暴力已经导致逾130人死亡、逾300人受伤。

开年就如此“血腥”,就像是噩梦的开场。在随后不到两周时间里,“枪支暴力档案”网数据,美国已发生至少22起大规模枪击案,但白宫仍“处之泰然”。英国《卫报》称,美国枪击事件发生频率之高就像是交通事故,美国人已被迫对此习以为常。

资料显示,枪击受害者群体差异明显,少数族裔更易受伤。去年11月29日,《美国医学杂志》网络公开网发布的一项新研究表明,1990年至2021年的32年间,美国超111万人死于涉枪事件,而非裔、拉丁裔等少数族裔民众遭枪杀的概率最高。

去年5月14日,18岁白人男子佩顿·金德伦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针对性地射杀了10名非洲裔美国人,并有3人受伤。金德伦在社媒发布180页的“犯案宣言”,叫嚣“杀死尽可能多的非洲裔”,疯狂的种族主义言论及惨烈的枪击案震惊全美。

一个多月后,俄亥俄州一名非裔男子违反交规后逃逸,被警方连开90多枪,身中60枪死亡。事件引发民众愤慨,连日举行抗议游行,直斥这是“针对非裔的谋杀”。公开数据显示,非裔美国人平均每1万人会有2人死于枪支,在所

有族裔中占最高。美国目前的枪击暴力“流行病”比历史上任何时期严重,而“枪比人多”显然是最大祸根。美国人口约3.3亿,民间枪支持有量逾4亿支,平均每100个国家已发出针对美国的旅行警告。CNN报道,一些多年来居美的移民,也感慨自己的“美国梦”正在被终结。新年伊始,多位民间领袖联合署名,呼吁警方加强执法以减少社区枪支暴力,要求立法者更新法案以撤走街面上的攻击性武器。

美国去年通过了“30年来最重要的枪支立法”,但讽刺的是,在法案通过前仅两小时,联邦最高法院却允许民众

在外“隐蔽携枪”。而枪支行业在2005年迫使美国国会通过《武器合法商业保护法》,使制造商免于被枪支暴力受害者起诉。由于该法的保护,全美获得联邦许可的枪支经销商在过去五年中增加了2000家,总数超7.1万家。

专家分析,保护民众免受枪支暴力伤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,是让制造商对其产品造成的伤害承担经济责任。但想在“美国打赢针对枪支制造商的官司,却比登天还难。

美国的枪击问题为何“独特且持久”?媒体曾一针见血指出因为拥枪观念根植于美国“建国神话”之中,连政治制度也无力改。有关枪支的“政治叙事”长期被美国特殊利益集团、保守派政客、枪支制造商所控制。除非美国民众能够真正削弱国会议员的权力,在揭穿“民主立法”的伪善假面,否则枪支暴力危机将无限期

继续下去。

回溯去年5月24日,美国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(Uvalde)罗伯(Robb)小学发生枪击案,有21人遇难,其中19名学童,成为近十年来美国国内针对儿童最严重的枪支暴力。枪手是18岁的美国公民萨尔瓦多·拉莫斯。总统拜登称此次事件是一场“屠杀”。

惨案后两周内,全美多地举行超450场反枪暴活动。在华盛顿国家广场,民众高呼“受够了!我们正在被谋杀!”纽约民众在布鲁克林大桥呼吁“向枪械暴力说不!”帕克兰抗议者痛斥,“官员背叛了我们,他们在逃避结束枪支暴力的责任。”

再看今天,美国的枪支暴力更创新高,而白宫官员们仍不能实现“控枪”的承诺。他们正忙着在乌克兰“拱火”,在台湾“埋雷”,用导弹打下飘荡的“气球”……

怀念二姐

香港:李银昌

我家兄弟姐妹十人,我有四个姐姐四个哥哥和一个弟弟。

父母是印尼华侨,出于对祖国的热爱,十个儿女都送回祖国学习,学业有成后都投入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中。

2022年12月26日,二姐爱华因染疫严重而入院,终因病病情迅速恶化回天乏术,于2023年1月11日不幸离世。

闻此噩耗,我内心悲痛万分。但因客观因素未能前往送别,感到深深的遗憾和伤痛。

出生在印尼的二姐,当时因家里环境因素,为让弟弟妹

能继续念书,她毅然放弃升学的愿望,早日参加了工作。

她在牙律中华学校幼儿园任教,我和哥哥姐姐都曾是她

的學生。二姐在学校工作很积极努力,在家里对还幼小的我们也很爱护备至。

年青的她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也为教育事业做出了奉献

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二姐,为能参加祖国的建设,于1964年毅然回到了祖国广州市。后来又和姐夫一起去了环境艰苦的梅县。几年后又调回广州。体质弱的二姐工作很勤恳,她把全部身心和精力都投入了工作,为祖国的

建设作出贡献。

祖国改革开放以后,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但已分布祖国各地的兄弟姐妹见面团聚的机会却甚少。

虽如此,兄弟姐妹间感情非常好,经常互通信息表达问候及想念之情。

在广州的二姐会和和原牙律中华学校(简称牙华)校长麦耀星先生一起做侨教工作,激励侨界侨友积极投入祖国的改革开放的各项事业中。

在牙华百年校庆中,二姐也和麦校长一道为校庆的成功举办作出了很大的努力。

我的哥哥姐姐分布在祖国各地,在北京、沈阳、锦州、广州及香港各地。还有一位

弟弟居住在印尼。

而在牙华百年校庆中,我们兄弟姐妹重逢了,我们回到了久别的出生地一牙律,大家终于欢聚在一起,难以形容当时内心的激动与欢乐。

团聚的喜悦幸福的画面一幕幕还那么清晰的映现在我眼前,可我亲爱的二姐却已永远离开了,未能亲临送别,我内心充满遗憾与悲伤,只能在心里祝愿她一路走好。

时光逝去,未能留住姐姐。但愿她在天堂能与爸爸妈妈哥哥好好相聚,都安好吧!

二姐,我会永远永远怀念您!



万隆:高鹰

《翡翠带上》这部诗集,是印华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诗集,诗作者达30位,诗作达232首。这些诗是经过诗作者精心挑选的作品,可谓当前印华诗歌的精华之一。诗表现形式有传统诗,也有现代诗;内容包罗万象,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,抒发了诗人的思想情怀。

由于笔者也爱好诗歌。多年来,对印华现代诗开始产生兴趣。对诗集中的现代诗进行了细心的揣摩和咀嚼。其中谢梦涵的14首现代诗,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,使我进一步认识谢梦涵是一位难得的有才华的印华诗人之一。

国内外诗界,对谢梦涵都有过客观的评价。所谓现代诗不是全部都是坏的,完全否定是不合理的。记得九五年,南韩著名诗人许世旭访隆时,他曾对我

说:“当前印华现代诗写得挺好的,要算茜茜丽亚和谢梦涵两位。九六年底,由国际著名诗人评论家犁青和广州华夏诗报主编野曼,共同主持的第三届国际诗人笔会,受邀的两位印华诗人,其中一位就是谢梦涵;九六年初,由严唯真主编的《三人行》首度刊载的诗是谢梦涵的;九七年初,东瑞在《新加坡文艺》(印华作家诗人作品介绍专辑)中,评介的三位印华女诗人,摆在第一位的也是谢梦涵。可见谢梦涵在国内外诗界享有很高的名气。”

谢梦涵在《翡翠带上》所发表的14首现代诗,是她精心选过的诗作,这些诗大部分是优秀之作。其中有几首我个人认为是名诗。其诗意朦胧、内涵深邃,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哲理意识,必将在印华诗坛起积极的影响,无疑在印华诗歌历史的星空,将因烁烁的光芒。

诗意朦胧 启迪人生

——评《翡翠带上》诗集中谢梦涵的14首现代诗(1)

现将诗集中谢梦涵的14首现代诗,逐一评介,以飨读者。

第一首《人世》

这首现代诗很短仅六行,文字浅白易懂。

诗云:“把所有风雨,裹进大背囊”,是意象描写,形象生动引人。大意是一个人走天涯,天下必然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。解决这些困难时,其决定的因素,不在于物质条件,更重要的是风雨里积累起来的人的经验。这些正反经验要好好吸取,用这宝贵的经验武装自己的头脑。

结尾,诗云:“无限的风雨,化作推动力,潇洒人间”,意思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,树立信心,化经验教训为战斗的力量,在思想上作最好的打算,你就一定能在困难面前,充满乐观主义

的精神,毫不畏惧,胜利地克服人生道路上一个又一个的困难。

这首现代诗短小精悍,却有深刻的哲理,给人巨大的鼓舞力量,诗风积极向上,是难得的一首好诗。

第二首《浮萍》

浮萍是一年生草本植物,浮生于河渠、池塘中,叶子扁平椭圆形,表面绿色,叶下生须根,花白色。

诗人一开始便抓住浮萍的弱点,生命力不旺盛,风雨中飘泊流浪。因浮萍有根而没扎根,因此其生活不稳定,也不受保障,随时要被风雨吹袭而飘泊流浪。

诗虽然写的是浮萍,其实在暗示一种人也像浮萍,无

依无靠,寄人篱下时刻会受风雨袭击,在颠沛流浪之际,也会思念家乡和亲人,但是残酷的现实又怎能实现他的乡愁?而伴随着是悲秋,永远的悲哀和痛苦。正如诗中写的:“无从拾起,流入梦中熟悉的乡愁,更无从挥去,苏醒中陌生的悲秋”,这让人对现实逆来顺受,不怨天尤人,只是默默忍受,怪自己命苦,正如诗中写的:“不在乎,这一身被疏忽的凄楚。”

接着诗人写:“纵然丝网,截住了多少流浪的脚步”,这是说,这种人受尽苦楚,到处飘泊流浪,经历了漫长艰辛的岁月,使他们产生了摆脱现实的思想,这就是诗中写的“千丝网”,正是这个千丝网,使他们也想摆脱“千丝网”,正是这个千丝网,使他们也想像摆脱飘泊流浪的逆境。

我枯干萧瑟的容颜,舍

得托付无声无息的结束。这里的“我”是指浮萍(飘泊者),“枯干萧瑟”,无声、匆促的结束。这里的“我”是指浮萍(飘泊者),“枯干萧瑟”,是形容浮萍受尽风雨飘泊之苦。浮萍(飘泊者)默默无声地决心,要早日结束飘泊流浪的悲惨生活。

诗结尾云:“还有明天的山水,懂得把沧桑轮回,予大自然更清新更青翠的回馈”,诗人认为时间万物在变,大自然中的沧桑会轮回,会回归,沧桑变桑田,浮萍(飘泊者)也不例外,会变得更清新更青翠。

随着大自然的转化和回归,人的处境好转了,我们就得好好珍惜它。诗中的“以我笑容的焚灰”是意象描写,意思是要饮水思源,不要忘本。有了今天的甜,不要忘了昨天的苦,要更爱惜新的生活。



惹班(Mojokerto)的华人店铺(1981)

一些华人商业集团在新秩序时期发展迅猛,在经济活动中举足轻重。根据罗比森(Robison)(1986)整理的名单,其中出类拔萃的商业集团有谢建隆(Tjia Kian Liong),即威廉·苏里亚查雅(William Soeryadja)开创的阿斯特拉集团(Kelompok Astra)以及由苏多诺·沙林(Sudono Salim),即林绍良(Liem Sioe Liong)创办

的三林集团(Kelompok Sallim)。这两大商业集团在印尼新秩序时期赫赫有名。此外,还有一系列华人商业集团,如陈祥基集团(Kelompok Tan SiangKie)[1]、郑建盛集团(Kelompok The Kian Seng)[2]、叶瑞基集团(Kelompok Yap SoeiKie)[3]、吴瑞基集团(Kelompok Go SoeiKie)[4]、吴家熊集团(Go Ka Him)[5]、江

华人在印尼经济建设中的历史角色(8)

纳维彦多(NAWIYANTO)

庆德集团(Kelompok Kang King Tat)[6]、陈子兴集团(Kelompok Tan TjoeHing)[7],以及其他一些华人,包括王家发(Ong KaHuat)[8]、蔡哥昌(Tjai Ko Tjiang)[9]、林如光(Liem Cu Kong)[10]和林德祥(Liem Tek Siong)[11]。

当然,新秩序时期华人的经济角色不仅仅体现在庞大的商业集团的发展中,华人在中小型经济活动中也很活跃,尤其是在城市。比如在诗都文多(Situbondo)县的帕纳鲁坎港口路(Jalan Pelabuhan Panarukan),接近80%的店铺由华人开设。新秩序时期此地著名的商人之一便是林振辉(Liem Tjien Hwe)。他坐拥金沙滩有限公司(CV Pantai Mas),从事海产品贸易活动。其他出名的商人有林庆

成(Liem King Sing),他的公司名叫共同贸易(Usaha Bersama),主营杂粮和颗粒作物贸易业务;林加全(Liem Gae Tjwan)[12]、林顺彪(Liem Sun Piau)[13]和林朝和(Liem Tiau Hoo)[14];这三位商人都从事纺织品贸易;以及售卖船只配件的蒋瓦恒(Tjo Wa Hing)[15]。还有燃料商人阿林(A Lin),他在卡朗阿森县(Karangasem)、卡彭安区(Kapongan)和文多禾梭路(Jalan Bondowoso)都有公共加油站(SPB)。其他华人以服务型企业著称。在诗都文多的五家酒店,即罗萨里酒店(Hotel Rosali)、玛雅萨利酒店(Hotel Mayasari)、穆斯蒂卡酒店(Hotel Mustika)、亚洲酒店(Hotel Asia)和萨尔沃莉尼酒店(Hotel Sarworini),都由华人

开设。这座城市的四座电影院大厦也属于华人企业家。在工业领域中,阿曾(A Chan)是著名的家具出口生产商,而建筑业闻名遐迩的华人有阿宏(A Hong)[16]和瑞昌(Sui Tjong)[17],他们参与了诗都文多许多政府大楼项目的建设(Winarni, 2012)。

在新秩序时期向改革时期过渡的阶段,华人经济地位受到猛烈冲击。1998年5月份发生排华骚乱,华人遭遇暴力抢劫和袭击,损失惨重,导致大批华人纷纷离开印尼并将财产转移到国外。华人的经济地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。对于华人商业集团的打击,在林绍良(Salim)的商业帝国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一集团不仅仅由于遭到抢劫破坏而损失惨重,甚至

还欠了政府巨额债务,最后不得不放出大笔生意资产给政府和其他人以垫付借款(Dieleman, 2007)。印尼著名的卫星城开发商芝布德拉集团(Kelompok Ciputra)也遭遇重挫(详见第四部分《房地产的发展》)。狂暴的群众袭击并烧毁了儿座卫星城。新城建设项目被迫中止,土地和房子被迫出售抵债(Carney 和 Dileman, 2011)。在一些城市,经济规模较小的华商也不能幸免于难。华人在外南梦(Banyuwangi)和任抹(Jember)的商店和仓库,在文多禾梭(Bondowoso)的碾米坊统被暴徒洗劫一空,就连饲养鱼虾的池塘也难逃厄运(Nawiyanto, 2012)。

(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(第三册)》。本篇未完待续)